

投稿: 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n

fax: 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春天的省略號

凌華平

人生最美是青春,四季最美在春天。

這幾天連續晴好的天氣,使氣溫快速上升。走在路上,感受到有些悶熱的天氣,內心不禁生出許多惆悵。春天就要走了,怎能不讓人千般捨萬般牽掛呢?午後散步,只見路邊草地裡,朵朵黃澄澄金燦燦的蒲公英小花,迎著陽光熱烈地開放著,還有一蓬一蓬毛茸茸的白色絨球,正安靜地等待著隨風起舞曼妙飛揚。這些蒲公英雖沒有姍紫嫣紅的嬌容,也沒有青草萬里的壯闊,然而它在百花爭艷之後,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延續著春天的傳奇。

蒲公英的花朵,延續著春意猶未盡的風情。春天的風情,盡在五彩繽紛的色彩裡。在我的概念裡,花就是春天的代名詞。蒲公英在暮春時節開花,這一開就幾乎開滿整個四季。有人說,蒲公英是最累的花,因為它幾乎一年四季都在開放。在春寒料峭的時候,它第一個跳上春的舞台;在夏日炎炎的時候,它縱情綻放著太陽般的笑臉;在秋葉流丹的時候,它靜靜地萌動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;即使在寒意來臨的初冬,依然能夠見到它揮手告別時的動人微笑。徐志摩在他的一篇散文中用「辛苦」兩字來形容蒲公英開花,我以為這兩字實在太準確了。

蒲公英的種子,播撒著春天生生不息的神奇。蒲公英雖不起眼,卻不平凡。無論多麼惡劣的環境,不管山間地頭,縱然牛啃人踏,它都能頑強的生長。蒲公英用一根纖細的身軀,傾盡全力將它的種子往空中托舉,只等風兒輕輕一吹,那些白色絨毛便在空中飛

揚起來,帶著希冀,懷抱夢想,飄揚在萬山碧空,搖曳在荒野林中,隨遇而安,四海為家。也許生生不息早已植入蒲公英的生命中,它用特有的堅韌與執著,生動詮釋著「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」的壯美和高遠。

蒲公英的身軀,深藏著春天永不停留的博愛。「永不停留的愛」是蒲公英的花語。蒲公英的愛不僅浪漫、動人,也博大、深沉。聽老輩人說,以前開闢荒家中斷炊了,鄉親們硬是靠蒲公英、苜蓿菜和柳蒿芽等野菜充飢才熬了過來。而在我的記憶裡,蒲公英除了是野菜,還是最好的清熱解毒良藥,小時候只要身體上火咳嗽,母親便去野地裡挖來蒲公英給我煮水喝。原汁原味的蒲公英水,喝起來有些生澀,母親每次都舀上兩勺糖或蜂蜜攪入水中,再喝的時候,頓感口舌生香、甜意綿綿,這樣喝上幾回咳嗽也就好了。如今妻子也對蒲公英鍾愛有加。妻子是老師,上課講話多了容易嗓子干喉嚨疼,每次她都不輕易吃藥,而是喝蒲公英水,很快也就見好了。

「不慕紅花不羨仙,繡絨吐霧舞流鶯。春心化作泥絮,蓄綠播芳月復年。」看著路旁星星點點的蒲公英,我忍不住摘下一多,嘟起嘴巴使勁一吹,只見縷縷白絮帶著一個一個黑色的小點飄飛而去,那些小黑點在我的眼中變成了一串長長的省略號……

是了,蒲公英就是春天的省略號,延續著永不停息的生命傳奇。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,又有多少如蒲公英般的植物,為了生命的美好而欣欣向榮呢?萬物以春天般待我們,我們也該以春天般待萬物啊,就像林清玄在《萬物的心》中寫的那樣,以美好的心靈,體貼萬物的心,溫柔對待一草一木,為邁向生命的美好境界而努力向前。

微觀春天

潘有剛

一個人走在大街上,吸吮著空氣中漸漸潮濕的氣息,胸腔裡彷彿湧動著一股股春潮澎湃的波濤。

儘管遍地的冰霜殘雪還未消融盡,暖暖的太陽雖是乍暖,但那種清爽清爽的愜意,卻已在不經意間附著在了全身的每一個關節,注入了全身的每一個細胞,融匯于全身的每一個如花開放的毛細血管。

路邊的草地上,幾星初冒的嫩芽,悄悄拉開春的面紗。徐徐的風兒,仿若畫師手中的筆,開始了春意盎然的一點點寫意;雪融為墨,打開了春之畫卷的一絲絲構想。

楊柳畔,千條萬條柳枝,無拘無束迎風擺動,曼妙的舞姿,如少女般款款柔情。

我想,過不了多少時日,春風的巧手就能為它剪裁出韻致的羅裳。一蓬翠竹,經過雨水的拂拭,一簇一簇的葉子顯得愈加蒼蔥濃郁。

我分明看見,葉和葉之間蘊藏著的一股向上的力量,擠出一枚枚針樣的淺黃,迫不及待地盼著看看外面熱鬧的世界。

梅園的梅花是否已經是落紅滿地了呢?我加快腳步,向梅園走去。經了一季苦寒的梅花,尚未褪去芳華,枝頭還餘點點殘香,似在低眉淺吟……沒有蜂蝶為伴,獨自忍著寂寞,把一抹微笑寫于枝頭,奉獻人間。

我該對她說些什麼?說再見,太過於殘忍和不公。就讓我把這份懂得,深藏于心。

經過一家花店,年輕的姑娘手捧一束紅艷艷的桃花,我買了幾支,回家插在花瓶裡,春天就這樣進了我的小屋。

把它擺在寫字檯上,只要抬眼,就有一簾綠意掠過心間;即使我不足不出戶,也可以看見三月的春開出了怎樣的一片燦然天地。

走在陽光裡,總有一些溫馨的東西,衝破寒冷讓我感動,這感動來自于春天的朝氣和力量,讓我不得跟緊了TA的腳步,去微拍春天。

暮春帶月歸

游黃河

牆角一樹花開了,躺在床上,聞到若有若無的香氣。站在木門裡,聽到有微響于木門,拉開木門門,滿門的月光和香相擁而入。一株野生的小桃,矮矮的從轉彎的牆角匍匐而生,不經意卻花開滿枝。

在江南的小鎮,那些年裡,很多的不順意讓我輾轉難眠。小鎮後面有一小河,河水清澈淺底,晚上有人站在竹筏子撒網,月光和水光交相輝映。我有的時候坐在小水邊那青石板的平台,看對面人家稀疏的燈火,看遠山厚重的黛黑,偶爾有水鳥撲撲而來,又蹣跚而去,只是那聲音有些怪異。

河邊有茅草,夏日裡,青綠的茅草高過人頭。秋冬裡,枯萎的桿子還挺立在河邊。月光下,好像綠月光而上,遮蔽了半邊河道。忽一日,見白霧般的茅桿裡,有淡紅的暈染。淡淡的月光消融不了那顏色。白日裡再看,卻是一株小桃樹,無葉的黧黑的枝條上,卻有著三兩簇擁著的桃花。想到那密密匝匝的乾枯的茅草中,卻難以掩蓋它的光芒。它在月光下,敲擊著春天的心門。

後來我去小縣城,住上了樓房。樓下有一香樟,站在陽台上,能看到香樟茂密的綠葉,一年四季那青綠裡散發出香樟的味道。喜歡安靜的我,有的時候,我關上客廳裡的燈,透過窗戶看遠山遠水,聽著樓下那條馬路上的車水馬龍的聲音。有的時候,我開了走向陽台的門,看到對面的樓上一格一格的燈火,還有那陽台上進出的人。

有風的時候,香樟的樹頂如一團綠球,搖滾著。有的綠葉,連同斑駁的月光,在陽台的牆上舞動,坐在客廳裡,能聽到鐵門的響聲。

開門,撿起一帶柄的葉子,在月光下,看到了香樟的生長。葉落之時,也是換新之時,我看到了小小的芽苞,如花一般,從樹枝上,鼓了起來,春風一吹,氣球般的膨脹,世間萬物皆如此,總是新葉換舊葉。

最留戀的是父親外出。父親去小鎮賣果子,桃子梨子棗子李子,都要等到很晚才回來。一家人圍坐在火塘邊,邊說著話邊等著父親。有的時候,就聽到木大門有響聲,我有的時候跑過去好多次,父親都沒有回。門開了,卻是月光和微風,我站在門外,望著蜿蜒的蛇形小路,田野裡的風忽左忽右的呼嘯著。父親回家會帶給我驚喜,或者是一個乒乓球,或者是一本小人書,也許是一雙小手套。

等到父親歸來,我卻在母親懷裡睡著了。

有一次,我去外地,忽然想到有一朋友于此,趁晚上有時間,我想去看看他。朋友住的地方是一個小鎮上,二層小樓,十分氣派。我站在門前,忽的就想到了好多年,我望望月光,月色依舊,想想那時候,我們兩個人,晚上一起走了四十多里的路,去了他的家。

現在他有了妻子,也有了孩子,還有老人。我舉起那想敲門的手,放了下來。我站在月光裡,靜靜的看了看四周,還是轉身而去。

不知道那朋友,會不會想到,我這個朋友,會帶月去敲門。有一朵花,開在我的心裡,也一定開在他的心裡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45歲《絲路花雨》為何歷久彌新？

——專訪甘肅省歌舞劇院副院長王瓊

中新社蘭州5月10日電 中國經典舞劇《絲路花雨》,素有「中國民族舞劇的里程碑」之譽,其取材於敦煌莫高窟壁畫,以絲綢之路和平與友誼為主題,自1979年演出至今。截至2023年底,該劇先後在40多個國家和地區演出3952場。

《絲路花雨》是如何體現中西元素的?為何受海外觀眾青睞?「45歲」的它,又如何常演常新?國家一級演員、一級編導,甘肅省歌舞劇院副院長王瓊近日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獨家專訪,作出闡釋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:

中新社記者:《絲路花雨》創作的時代背景是什麼?創排過程中怎樣體現出中西元素?

王瓊:我和舞劇《絲路花雨》冥冥之中有緣,1979年首演之日,我剛出生,與它同歲;我是這部劇中的第12位英娘,也是在舞台上跳得最久的英娘。據前輩們講,1977年,甘肅省歌舞團(現甘肅省歌舞劇院)創作團隊排演劇目,時任甘肅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舜瑤建議,將目光投向甘肅河西大漠深處的「藝術富礦」敦煌。

當時,敦煌成為甘肅藝術家們創作新劇、探求改變的突破口。唐朝時的敦煌,交通便利、經貿往來頻繁、文化繁榮,是鼎盛西方文明交匯之地,該時期是敦煌發展的鼎盛時期,劇本創作也就確定了在唐朝。而在隋唐時期,中國與多個國家互通使節、友好往來,其中最突出的是波斯。波斯商人伊努思,就作為中外友好的象徵創作出來了。

沒有衝突不成戲劇。藝術家們根據史料進行挖掘,創作出代表古代無名工匠的神筆張、英娘、正義的河西節度使,及掌管敦煌集市的市曹、強盜竇虎等反面人物。以唐朝盛世為歷史背景,以絲綢之路和敦煌壁畫為創作主線,講述了古絲綢之路上善良淳樸的神筆張與英娘父女為救助外國商人,所發生的患難與共的感人故事。

《絲路花雨》博採眾長,集中國霓裳羽衣舞、敦煌舞、印度舞、黑巾舞、波斯馬鈴舞等於一身,呈現了一台舞種類型多樣、舞蹈造型新穎的大型舞劇。台上二十七國交易會盛大舉辦,舞劇在音樂、服飾等方面,盡力還原當時古絲綢之路上東西方經貿往來的盛況。

前輩們七下敦煌,數易其稿,不斷摸索和修改,舞劇名稱由《敦煌曲》《絲綢之

路》,最終定為《絲路花雨》,傳演至今。1979年5月23日,《絲路花雨》在蘭州黃河劇院首演,是中國舞劇「華麗的轉身」。

中新社記者: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,《絲路花雨》開啟了一條讓中華文化「遠渡海外」走向世界的道路,該劇打動海外觀眾的是什麼?

王瓊:1979年10月1日,慶祝新中國成立30週年,《絲路花雨》赴北京演出,名震海內外文藝界,隨後又受邀前往廣州、香港、上海等地演出。演員們就一直回不來,一去就是幾個月,換季的衣物祇能在當地購買。劇組受邀赴香港演出,最終演了15場,當地媒體和觀眾對這部劇的評價是「駱駝上台了,飛天復活了」。

赴海外演出,前輩們起初也是忐忑的,擔心海外觀眾能否僅依靠演員們的肢體語言,就看懂中國文化想要表達的情感。1982年,劇組受邀赴意大利斯卡拉歌劇院演出,演出結束時,台下一片寂靜,30秒後,台下響起熱潮般的掌聲,謝幕時間長達25分鐘。這是來自東方的中國藝術進入海外市場的早期探索。

《絲路花雨》不僅「復活」了沉默千年的敦煌,更像一個移動的「文化藝術博物館」,如旅行車一樣在世界各地巡迴,成為讓國外友人瞭解中國歷史文化的窗口。《絲路花雨》親歷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,也由此拉開了中國藝術表演團隊出訪世界開展文化交流的序幕。

2012年,劇組在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演出,我身邊坐了一個美國人,我問他能否看得懂,他說,「no problem,看完後,我要去敦煌,要去中國看看。」

中新社記者:《絲路花雨》已推出了哪些版本?如何常演常新?

王瓊:根據市場變化和觀眾審美需求,我們必須不斷創新、升級換代。截至目前,該劇已有1979年原版、2008年奧運版、2016年提昇版和駐場演出旅遊版。劇組在服裝、舞美、音樂、演出時長上,都按照舞劇的國際標準來執行,並大膽嘗試通過投影技術、大屏技術等現代數字化技術,不斷契合當下觀眾欣賞需求。

為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,該劇還通過



資料圖為2月23日,《絲路花雨》在甘肅蘭州演出。

傳統電視和網絡平台呈現,讓舞劇更加接地氣。2021年《絲路花雨》「觸網」亮相由河南衛視與哩哩哩(B站)共同製作出品的舞蹈新綜藝節目《舞千年》,以精彩絕倫的舞蹈表演,沉浸式的舞台空間,配合頂尖的視覺效果技藝,高度還原歷史場景。2022年,《絲路花雨》進行了雲端全球首播,吸引超20萬人在線觀看。

2017年,為滿足市場需求,《絲路花雨》旅遊版推出,在敦煌大劇院開啟常態化演出,並引進一批外國演員。尤其是在舞劇的第三場,英娘跟隨伊努思前往他的國家、與當地民眾朝夕相處,劇中的外國民眾就是由外國演員來演繹。

2018年,旅遊版《絲路花雨》接著在蘭州黃河劇院駐場演出。

2024年,我們計劃面向全世界觀眾打造國際版《絲路花雨》,期望在全世界招募,讓共建「一帶一路」國家的演員來共同參演,尤其是在舞劇中的「二十七國交易會盛大舉辦」這幕,再現絲綢之路暢通,中外友誼長青情景。

中新社記者:如今,《絲路花雨》《孔

子》《祇此青綠》等多部中國舞劇走向海外,它們對促進世界民眾人文交流起到什麼樣的作用?這為向海外講好「中國故事」帶來哪些啟示?

王瓊:近十年來,中國舞劇有了質的飛躍,精品不斷。浙江寧波市歌舞劇院創作舞劇《花木蘭》,有了之前美國拍攝動畫片《花木蘭》的市場基礎,步入海外備受關注;《孔子》《祇此青綠》等中國舞劇,依託中國經典文化走向國際市場,為海外觀眾所接納和喜愛,既突顯了中國藝術和文化不斷被世界看見和瞭解的歷程,也是藝術無國界,各美其美、美美與共的體現。

舞劇是一門帶有世界文化印記的藝術,例如在甘肅這片土壤上誕生的「敦煌舞」,就淋漓盡致展現了古絲綢之路各民族音樂舞蹈文化的碰撞和交流,並以其獨有的藝術特色,為各國觀眾帶去了文化和藝術享受。

通過舞劇,在面對不同文化時,我們找到具有共性、互通的人文精神,真誠地去表達。赴海外演出時,我們也要主動吸收和借鑒當地的優秀文化,不斷開闢主創團隊和演員的國際視野,學習他人所長。